

蘇黃門龍川畧志引

予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二年之間水陸幾萬里老幼百數十指衣食僅自致也平生家無尤物有書數百卷盡付之他人既之龍川雖僧廬道室法皆不許入裒橐中之餘五十千以易民居大小十間補苴弊漏粗芘風雨北垣有隙地可以毓蔬有井可以灌乃與子遠荷鋤其間既數月韭葱葵芥得雨全出可菹可芼蕭然無所復事矣然此郡人物衰少無可晤語者有黃氏老官學家也有書不能讀時假其一二將以寓目然老衰昏眩亦莫能久讀乃杜門閉目追思平昔恍然如記所夢雖十得一二而或詳或略蓋亦無足記也遠執筆在傍使書之於帋凡四十事十卷命之龍川畧志





蘇黃門龍川略志目錄

第一卷

夢中見老子言楊綰好殺高郢嚴震皆不殺  
燒金方術不可授人 養生金丹訣  
慎勿以刑加道人

第二卷

醫術論三焦 王江善養生  
趙生挾術而又知道

第三卷

與王介甫論青苗鹽法鑄錢利害  
論摧河朔鹽利害 議遣八使搜訪遺利

第四卷

許遵議法雖妄而能活人以得福  
張次山因一婢知周高而刺配海島  
契丹來議和親 議賣官麴與摧酒事  
江東諸縣括民馬

第五卷

議定吏額 放買撲場務欠戶者  
不聽秘法能以鐵爲銅者  
王子淵爲轉運使以賤價收私販乳香  
辨人告戶絕事 言水陸運米難易

第六卷

享祀明堂禮畢更不受賀  
戚里僕隸不得改官 皇后外家皆當推恩



李湜復議罷蒔竹

西夏請和議定地界

第七卷

議修河決

第八卷

陝西糧草般運告竭可撥內藏繼之

議罷陝西鑄錢欲以內藏絲紬等折充漕司  
兩浙米貴欲以密院出軍闕額米先借  
天子親祀天地當用合祭之禮

第九卷

董敦逸黃慶基言事不實並出知軍州  
議除張茂則換內侍舊人

議奏薦門客

議賑濟相滑等州流民

第十卷

李昊言養生之術在忘物我之情

鄭仙姑同父學道年八十不嫁

費長房以符制服百鬼其後鬼竊其符

徐三翁善言人災福

蘇黃門龍川略志目錄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一

左迪功郎新授撫州宜黃縣主簿兼管學事劉

信校正

夢中見老子言楊綰好殺高郢嚴震皆不殺

予幼居鄉閭從子瞻讀書天慶觀治平初在京師夢入三清殿殿上老子像高三二尺狀甚異能與人言問者非一也予亦謁而問焉謂予曰子知楊綰乎曰唐之賢相也子知高郢嚴震乎曰郢文臣震功臣也三人孰賢曰郢震雖賢其不及綰遠矣曰此人皆終尚書僕射然綰不至上壽而郢震皆耆艾乃死子知其說乎曰不知也曰綰好殺生而郢震皆不殺此其所以異也子其志之予夢中固不詳三人之然否也起閱唐書三人官秩壽考皆信獨不見好殺與否耳

燒金方術不可授人

予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畫而子瞻少好畫往往匹馬入寺循壁終日有二老僧出揖之曰小院在近能一相訪否子瞻欣然從之僧曰貧道平生好藥術有一方能以朱砂化淡金爲精金老僧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爲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爲公若不爲正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平生溺於黃白嘗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非不悅陳卿畏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爲之即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即出一



卷書曰此中皆名方其一則化金方也公必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慎勿傳也子瞻許諾歸視其方每淡金一兩視其分數不足一分軾以丹砂一錢益之雜諸藥入甘鍋中煅之鎔即傾出金沙俱不耗但其色深淺班班相雜當再烹之色勻乃止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矣陳卿驚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輕傳人之意不以方示之陳固請不已不得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慎爲之陳姑應曰諾未幾坐受鄰郡公使酒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公子慥在黃子瞻問曰少卿昔竟嘗爲此法否慥曰吾父旣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沒乃知僧言誠不妄也後十餘年謫居筠州有蜀僧儀介者師事克文禪師文之所至輒爲修造所費不貲而莫知錢所從來文秘其術問之不以告人介與省聰禪師善密爲聰道其方大類扶風開元僧所傳然介未嘗以一錢私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患

### 養生金丹訣

予治平末游峽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以陰真君長生金丹訣石本相示予問之曰子知金丹訣否道士曰不知也然士大夫過此必以問之庶有知之者予佳其意試問以燒煉事對曰養生有內外精氣內也非金石所能堅凝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氣所能



變化欲事內必調養精氣極而後內丹成內丹成則不能死矣然隱居人間久之或託尸假而去來變化輕舉不可得也蓋四大本外物和合而成非精氣所能易也惟外丹成然後可以點瓦礫化皮骨飛行無礙矣然內丹未成內無交之則服外丹者多死譬積枯草弊絮而寘火其下無不焚者予其善其說告之曰昔人有服金丹不幸赴井而死既而五臟皆化爲黃金者又有服玉泉死於盛夏而尸不敗壞者皆無內丹以主之也子之說信然哉後十餘歲官於南京張公安道家有一道人陝人也爲公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費數百千期年乃成公喜告予曰吾藥成可服矣子謂公何以知其藥成也公曰抱朴子言藥既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間者藥真成也今吾藥如是以是知其成無疑矣子爲公道仙都所聞謂公曰公自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若何公笑曰我姑俟之耶

慎勿以刑加道人

予在王公君貺大名幕府嘗有丐者以太扇傷一婦人而盜其首飾於法爲強盜當死予訊之盜曰我乃學道者且善相手魏人多知我我非盜也問之衆人信然然盜狀明白不可諱予言之君貺君貺曰道人勿加以刑使來吾自訊之即曰此風狂人也釋之予退問丐者所從來曰我利州山峽民家子也少病癩父母弃我山中三日哭不絕聲嶺上有一人循微逕



而下顧憐我我告之故曰吾家在谷中汝苟能從我  
爲我拾薪汲水足矣即起從之因教導 引行氣數

年癩疾良愈復謂我汝宿業厚當終身勤苦乃免於  
病此非汝所居出行乞勿與平人齒若美衣甘食則  
病復作矣然汝無以免飢寒者誨汝相手可以自養  
有餘即以與人勿畜也我遊四方久矣未嘗敢違其  
言也予以告君貺君貺善待之因爲與言吾昔登科  
謁退傅張公公曰君異日必貴有道人犯法慎勿刑  
也吾請其故公曰吾少以爲射洪令縣方捕劫盜弓  
手於山中執一人不知所從來曰此劫者也吾視其  
人非兇人也命脫械釋之官吏皆爭吾告之曰果劫  
也吾任其去其人旣得釋乃前問曰公何以知我非

劫也吾告之曰吾視汝非劫者耳曰公真不可得我  
誠非劫而迹似之然我本學道有師在山後其徒僅  
十人使我出市藥不幸而執今歸告師三日復出見  
公矣如期即至曰我師竒公不凡使我召公入山學  
道吾笑曰吾有官守妻子未暇從汝師其人曰我師  
固知公未能也有藥在此可日服一丸藥盡我復來  
見公藥可數合許貯以小合如其言服之藥盡其人  
復至問藥安在曰服之盡矣其人驚曰此藥有毒他  
人服之必病今不能病公公真竒人也今世必享上  
壽貴極人臣若求白日上昇則來世矣吾曰此未嘗  
以刑加一道人君貺孰視予曰君亦貴人也勿忘張  
公之言予應之曰諾後二年予爲戶部侍郎稅居張



公舊第之西偏見公諸孫道公將薨之歲有道人叩  
門公見之曰此射洪故人也與之飲終日留藥遺公  
退如逆旅蟬蛻而去服其藥則射洪所服藥皆下命  
埋之第中三清堂後沐浴盛服卧帳中使妓奏琵琶  
移時不止發帳視之公則蛻矣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一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二

醫術論三焦

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用法不同人莫之知單驤從之學盡得其術遂以醫名於世治平中予與驤遇廣都論古今術同異驤既言其略復歎曰古人論五臟六腑其說有謬者而相承不察今欲以告人人誰信者古說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包以理主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臟無形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尚何以藏繫哉且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軀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寂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府輸寫而去故號此府爲三焦耳世承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爲長太息也予甚異其說後爲齊州從事有一舉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壻也少嘗學醫於衛州聞高敏之遺說療病有精思予爲道驤之言遁喜曰齊嘗大飢羣勾相鬻割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脉全者遁以學醫故往觀其五臟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其中出來脊而上貫腦意此即導引家所謂夾脊雙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爲三焦也單君之言與所見懸合可以正古人之謬矣

王江善養生



丐者王江居宛丘喜飲酒醉卧塗潦中不以爲苦嘗大雪或以雪埋之其氣勃然雪輒融液遊於市中常鑿角戴花小兒羣聚捽罵之江嬉笑自若往往販鬻餅餌晚不能售輒呼與共食入田舍父老招之食飲醉飽即睡婦女在側江不以自疑人亦信其無他也以此陳人敬愛之至畫其像事以香火劉述古爲西京漕至陳欲見江方入城江當道大罵劉亦不知其江也俾州掾之明日召江愧謝江笑曰罵運使受杖分也亦不謝士大夫知其異百計欲問其術輒佯醉極口罵終莫能問者熙寧中予爲陳學教授屢以酒邀之飲不甚多曰年老氣衰不能劇飲如往日矣大肉硬餅亦皆不食每欲啗輒中止而噉若喉中時有

流水者然畏其罵不敢問也一日言及養生事江哂然欲罵予曰予以畏罵久無所問今日語適然耳非欲盜法也且吾欲學道開卷求之雖不盡得亦過半矣頃方溺世故妻孥滿目前雖使呂公來其如我何而況爾耶江笑曰君言是也予因曰吾決不問子術姑告我昔本何人緣何學道而已江曰我本考城人少亦娶妻家不事生業妻父屢譴我至加毆箠一日閉門不納我傍待其門者累日忽發憤弃之而遊少嘗舉學究能誦周易試之不遺一字久之太守陳述古招劔州李昊使作符禁昊爲人大言多誕欲見江江即逃去遂不知所在

趙生挾術而又知道



高安西者趙生敝衣蓬髮未嘗洗浴好飲酒醉輒毆罵其市人雖有好事者時常與語生亦慢罵斥其過惡故高安之人皆謂之狂人不敢近也然其與人遇雖未相識皆能道其宿疾與其平生善惡以此或曰此誠有道者耶元豐三年予謫居高安時見之於途亦畏其狂不敢問是歲歲暮生來見予予詰之曰生未嘗求人而謁我何也生曰吾意欲見爾既而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吾將教君掬水以灌漑子骸經旬諸疾可去經歲不怠雖度世可也予用其說信然惟怠不能久故不能極其妙生嘗約予會宿既而不至予問其故曰吾將與君出遊度君不能無驚驚或傷神故不敢

予曰生所遊何處曰吾嘗至太山下所見與世說地獄同君若見此歸當不願仕矣予曰何故生曰彼多僧與官吏僧逾分吏囊物故耳予曰生能至彼彼亦知相敬乎生曰不然吾則見彼彼不見吾也譬如鬼耳鬼入人家鬼能見人而人不見鬼也自歎曰此亦邪術非正法也君能自養使氣與性俱全則出入之際不學而能然後爲正也予曰養氣從生說可矣至於養性奈何生不荅一日遽問曰君亦嘗夢乎曰然亦嘗夢先公乎曰然方其夢也亦有存沒憂樂之知乎曰是不可常也生笑曰嘗問我養性今有夢覺之異則性不全矣予矍然異其言自此知生非特挾術亦知道者也生兩目皆翳視物不能明然時能脫翳



蘇黃門龍川略志第十

李昊言養生之術在忘物我之情

李昊來陳時年八九十歲矣顏色已衰然善篆符人有鬼者得其符鬼或去陳述古官舍多鬼迨不復安居昊居其西堂鬼即爲止予問昊何以能爾昊曰述古多欲故爲鬼所侮吾斷欲久矣故鬼不敢見非他術也間問其所以養生者昊曰人稟五行以生與天地均五行之運於天地無窮而人壽不過百歲者人自害之耳人生而知物我之辨內其在我而外其在物物我之情不忘於心我與物爲二則其所受五行之氣判然與五行之大分不通因其所受之厚薄各盡其所有而止故或壽或夭無足恠也今誠忘物我之異使此身與天地相通如五行之氣中外流注不竭人安有不長生者哉

鄭仙姑同父學道年八十不嫁

歙州鄭仙姑之父曰鄭八郎學道者也家於歙之東嶽廟前家有一小閣姑幼與父居閣上客至父見客閣下姑自上捧茶湯下率以爲常然人未常見閣上有煙火父死殮棺中不葬姑言父非死也如是數十年未嘗出城門人或見之百里外亦略言人灾福以此歙人大敬之予爲績溪令欲一見會邂逅到縣謁之聞其舊宅歲久摧壞是歲大風雨夜中屋毀有聲鄰居疑其壓死且往視之偶有一木斜倚床上得不壓而姑鼾睡未覺人尤異之予問其年曰八十矣然



處女也予詰姑年八十而不嫁何也曰吾誦度人經故爾予曰度人經安能使人不嫁曰此經元始天尊所說元始天尊生於天地先立於天地外安得不爾予曰姑誤矣安有人能出天上者曰此非他蓋亦道耳予曰道則能爾然何與姑事曰君謂道不在我然我身何者非道予歎曰姑乃知此耶明日略訪我當具一齋姑曰我隨有而食不擇葷素明日即至略能飲酒食肉予問以養生曰君今如器已破難成道予徧以術問之如導引嚙納燒鍊皆非是予曰竟以何者爲是徐曰人但養成嬰兒何事不了予曰嘗有人於百里之外見姑襁嬰兒往耶微笑不荅予偶復謂曰姑家在嶽廟前廟中望水西林極佳姑亦常至廟上否曰我道家不信神佛未常往也予曰道家不信神可也如佛與道何異佛說般若心經與道家清淨經文意皆同姑誦清淨經予覺其不習佛法因問之曰經所謂五蘊何物也曰五行是也予笑曰姑未常學佛而遽忽之可乎五蘊則所謂色受想行識是矣姑默默而已

費長房以符制服百鬼其後鬼竊其符

成都道士蹇拱辰善持戒行天心正法符水多驗居京城爲人治病所獲不貲元祐末自天壇來予問之曰世傳費長房得符於壺公以是制服百鬼其後鬼竊其符因以殺長房子爲天心正法亦知此何等符耶且符既能制百鬼不免爲鬼所竊何也拱辰不能



荅反問予曰公豈知此符也予告之曰此非有符以法救人而無求於人此則符也道士之行法者必始於廉終於貪此長房所以失符而死也拱辰稱善今不見拱辰六年矣聞其法不衰豈能信用吾言耶

徐三翁善言人灾福

秦州天慶觀布衣徐三翁不知所從來日掃觀中地非衆道士殘食不食時言人灾福必應予兄子瞻自黃州起知登州見而問之曰君無作官即善子瞻信之而不能其後果有嶺南海南之行時予亦自績溪被召爲校書郎至高郵遇秦觀觀適欲見翁予因託問之翁書靈寶度人經二句授之曰運當滅度身經太陰道家言道士尸假謂之身經太陰後七年予自門下侍郎謫知汝州自汝復來袁州未至徙筠自筠徙雷自雷徙循自執政爲散官居嶺南豈非身經太陰耶然方赴袁州過淮南復遣人往問翁翁復書二句授之曰十遍轉經福德立至謂所遣人曰十數也過去十見在十觀中人言翁每有所書未嘗自解釋宜謹識之予見之驚曰術者言予已過成運十年多福見行酉運十年多厄豈翁所謂也按經文身經太陰與十遍轉經一章前後語也今子流竄患難已六年矣豈十年之間當有再生之理即異日北歸當謁公謝之